七十二家集

徐僕射集卷之六

陳東海徐陵孝穆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書

爲陳武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

霜甚英風常懷眷屬封疆有限竊祿增勞辱此月九日告深慰情佇方秋尚熱體中何如戎帳艱辛無乃爲弊吾以庸薄謬膺台鉉既荷先帝拔擢之恩兼衆今主責成之寄政以皇齊大德

世紹和風方籍威靈庶平讐耻提携小國願預
蕃臣還詔哀矜許垂容納奉勅須質便遣入朝
部下諸將哀吾誠節一兒一弟無所遺恡立志
立義無負上天但故丞相諸子及湛海珍等並
依勑旨馳遣渡江主上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鴻
臚卿謝岐等至和州與司馬行臺共爲盟誓而
蕭軌等決信叛亡苟相陵易鬱從東道馳至北
郊既逼宮闈無容靜默兩兩相對俱有損傷彼
鬪人馬因此奔散且置兵之地帶澗且多退兵

之時投赴相積近遣張都來此具是行人所見
但廣陵建業纔隔一江戰場去岸不盈五里軍
人退散理反家鄉緣岸村人復有舟檝且蘆䕯
菼葭竟浦浮江千百爲群前後相繼吾又勒兵
披甲不聽討捕若無恐懼並應安逺假使在此
不可更生至彼而殂差非吾過如其枉理必是
興軍見伐於有道之人加兵於無罪之國若彼
王師如此又是違盟后土皇天山川社稷察其
怨詞寧容相辱告承上黨殿下及匹裴領軍

應來江右師出無名此是何義小之事大差無
違禮彼之陵我自是乖言玄天所伐匹馬無遺
翻見怨尤一何非理若彼鬼神有知寧可斯背
鬼神無知何用盟歃去歲抑遣摩等石頭天井
連月亢陽三子纔降連冬大雪黃袍盡沒白帳
皆浮既因之以泥塗兼加之以疾疫蕭斐既退
雲霧便除從爾以來稍成災旱定知衣冠之國
禮樂相承天道不言不容都滅長江渺渺巨浪
湯湯如闕艦舟師詎有深利近梁山之戰即是

前車蕪湖之役可爲明鏡昔晉侯不能乘鄭馬趙將不能用楚兵一非水土難爲騁力揚州卑濕厥土塗泥如遇秋霖杳同江漢假令蚩尤重出白起還生控代馬而陵波躡胡靴而湔水終難退効詎有成功六州勇士雖有百萬十姓豪傑徒勞千億不能爲患斷可知矣昔我平世天下乂安人不識於干戈時無聞於桴鼓故得兇人侯景濟我横江天步中危實由忘戰自亂離已久人解用兵女子無愧於韓彭童兒不殊於

衛霍吳鉤甚利蜀甲殊輕槊動風霜弩穿金石
高樓大艦聚日凌雲叱咤而起風雷吹噓如倒
山嶽侯車騎國家重將分陝上流近隔以邊塵
時虧表疏王途既泰貢賦相望尋令子弟侍奉
京邑蕭太保龍驤於貴海王儀同虎視於洞庭
若望高峰便當投袂何則凡諸將帥各護家鄉
非直吾人獨憂宗社日者頻辱司馬行臺及諸
公有告裴行臺當今方邵此諸賢莫非英傑其
餘單士悉是驍雄庸蜀氐羌之兵烏丸白虜之

騎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何爲比吾陪薄相懸何
惡諸君身名俱滅來告以細柳之軍踰於灞上
吾恐今之趙括不及廉頗也近張舍人至始奉
嚴勅朝廷遣劉叔經仍往啓閤願達丹誠用停
王赫伏計天慈理當懸照此身日月所鑒天地
所明豈敢虛言欺妄宸極足下旣未知始末容
有疑惟大軍多士希惠矜弘量非此失時騰表
疏幸停師旅巳存盟信庶其小國未申藩禮天
心無爽遐邇一同投筆悚慨不復多白

爲陳武皇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

夫否終斯泰屯極則亨若日月之廻環猶陰陽之報復近者數鍾九厄王室中微聖主欽明還承寶運即是高祖武皇帝之孫世祖元皇帝之子重光累聖胤國承家天下生民孰不歸德賊勃不涯跡戚希纂帝圖信是奸兇階茲禍亂自王宮再淪於醜逆虜馬四飲於江淹社稷阽危鑾輿幽辱勃身居列岳自御彊兵高視趑趄坐觀成敗既而天維重綴國步還康擲畫凶圖更

謀神鼎且其兵馬之任資於長昆方牧之權由於𥘉聖操兄戈而斬姪藉國寵而弑君不忠不義莫斯爲甚比春初便遣大都督歐陽頠撫城主傅泰等兇徒數十遂到臨川吾奉𥘉朝筭指畫戎略樊滕耿賈戮力爭驅天地靈祇水陸開道獲傅泰不勞於一箭擒歐陽無待於尺兵僞黨皆俘連城盡拔所收軍資不可稱算去月十六日德州刺史陳法武等願憤迴戈仍梟兇豎一夫挺劍傳首上京萬里澄淸人神慶躍彼豪

門著姓典牧方州拘隔天朝亟離寒暑公私憤
歎豈可爲懷今王道平夷理嘗惟忭朱明戒節
比復何如軍士平安境內清謐吾以庸薄叨秉
國鈞恒務牽纏諸有勞弊自天數云否朝禍薦
臻東夏崩騰西京蕩覆身惟許國任在勤王宣
力皇家靡有寧歲一還京師保持鴻業四驅夷
狄奪得江左始則杜龕元惡張彪不恭據有泰
稽連跳巨震隨機討掩觸向平夷叛臣任約徐
嗣徽等屢引齊虜前年末既踐京師江畔邉城

皆爲戎戍賴貔貅騁力衛霍同心殲厥胡夷不日清殄去年將夏傾國大來鐵騎八千許匹甲士二十餘萬胡塵飛於北闕虜鼓震於南宮躬率偏裨聯與挑戰虜便土崩瓦解投險赴坑大小皆擒鯨鯢盡戮三江之上塞水無流千里之間伏屍相枕生獲大都督蕭軌裴英起東方老李希光王敬寶等虜中驍將惟此數人屢破關西之兵頻取淮右之地一胡俘斬無復孑遺遠邇敬欣華夷怖慴如聞彼虜稍是危亡尋命熊

罷欲就征討方可以雷行趙魏電掃幽并混一車書勢在朝暮而侯瑱敗亡江川公私阻絕即平北賊仍事南征肉袒面縛歸首闕庭即爲申闊優其禮秩臺儀不貶位遇乘常今所擒歐陽頠傳泰等莫不弘宥政爾授其兵馬處以榮祿坦然游狎無介懷抱年號武平國即清晏君之聞此寧不欣躍但昔緣王事游踐貴鄉日想山川依然舊識吾既忝荷朝私位逾台衮身持帝王之柄手握天下之圖故鄉如此誠爲衣繡故

人不見還周胥錦天涯藐藐地角悠悠言面無由但以悁企今者王猷帝載化被無垠浮海窮山罔不咸格投竿負鼎馳步蒼龍崖穴丘園爭趨金馬君之才具信美登朝如戀本鄉不能游宦門中子弟望遣來儀當爲申聞各處榮祿深加將保念嗣音郵今遣某甲等使彼指此不多

爲陳武帝與周宰相書

昔有天地便立帝王華昊惟農遷虞斯夏莫不三靈所祐五運相推粲德不造固天攸棄雖復

東漢之末區宇沸騰西晉之亡生民蕩覆未足以方其禍亂譬彼虞劉者也吾謬以庸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淸諸百越𢇁關浪泊靡不征行銀洞珠宮所在淸乂自還麾南極代逆東都宣力驅馳亟淹寒暑六延梁社十剪彊寇黃帝與蚩尤七十戰𦍑祖在軍中三十年方厥劬勞未爲勤苦加以百神所感明靈應期萬里徂征飛龍表瑞於是中軍勇銳上將橫行承此休符遂興王業梁氏以天祿斯改期運永終欽若唐風

推其鼎命吾驚惶三讓拜手陳辭盈廷公卿稽
顙敦偪眷言潁水徒抱素心尚想汾陽無因高
蹈猥以膚薄遂膺天寵去月乙亥昇禮大壇言
念遐狥但有慙愧昔賓門之始境外無交雖遣
行人未申嘉好今上天有命光膺寶曆永與周
室方同斷金我遐惟新宜脩朝聘今遣侍中都
官尚書周弘正銜使長安故指有白

爲陳主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

國有三慶民有四安所謂通和是由鄰睦光周

陳欵好一紀于茲懷抱相期百世方遠灌瓜之
美又勑邊吏拾椽之尤想應無忽梁氏以漸水
東爲安湘小郡宜立巴州多歷年所此於荆部
本包分界近得刺史符元舉啓稱蕭巋忽遣杜
元茂神僧訓等將率人馬踰潰涉澌便置城隍
謀爲侵軼適荷隣德合州見還不容今脊仍縱
蕭氏元舉累移論及搦相河漢更往研問便騁
鋒鏑彼軍人恃勇遂致俘擒聞此紛紜甚以驚
歎其商奄餘孽才力甚微爲梟邊城良悪大國

但情均忌器不可加兵便勑軍司以禮相放且
前歲所立疆城本以南平等五郡輸爲貴朝至
如安湘既屬巴郡幸承鄰惠無候涉言故下漸
東惟如澧北政是標其大栝屬荊州之界耳彼
此方申分好義絕規圖所貴惟和所重惟信夫
以南平等郡地曠民豐雲夢之田楚王爲寶吳
當勁蜀晉拒彊秦資彼山川並爲州鎮欣若棄
其仁義務廣封域寧容延歲並貢周朝今者和
親已固山岳而方謀尺寸之土用益蒹葭之地

哉幸非竊疾相見鑒容江陵小寇既爾虔劉前至之言或相誣罔一二因使人宇文平口具其懷耿耿故此相白

爲陳主答周主論和親書

使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治司城使主杜子暉中軍山遂伯使副鮑宏等至省告具懷夫聖君明辟司御兆民則天象地佇育黔首故張旝以往扶玉而來同在蒼生悯宏文武雖毀戈鑄戟末擬上皇散馬休牛載懷偃

伯非期與睦忽爽和風奚用殲師信由天討追尋曩好歎想兼懷言覿令書甫承家難知以冢宰執政擅同淵藪令尹當朝妄專征伐無君之讒俾墜其師無將之誅已從司寇刑名旣肅國步還康希篤親隣敬開衷欵若二境交歡俱饗多福八荒期乂良副所懷令遣具位某甲等使不復多述

在吏部尚書答諸求官人書

自古有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

門胄逐其少多量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明時也非無明主也自有才用雖美階級不通門戶雖高官資殊屈若斯人者其例甚多請問諸君此是何義夫一千錢一斛米之多少猶關相祿况復皇朝官爵理係玄天內典謂之爲業外書稱之爲命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之說必令驛馬時發官鬼扶身所望借榮便當果遂如其不爾决是難諧豈可攻尚書作官鬼漏老僕爲驛馬耶若見問尚書何不分判用與

不用許與不許僕答云君非屈滯豈可相期決言應果若今驛馬銓爽便是乖信此關君命僕何以相答耶若朝散之流行止之屬門戶相似人才不殊遷家斟酌無能爲爾若陟大位清官悉由玄命夫人君賓用並是前緣故宋文帝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自此而論豈非前業且世諺云圖官在亂世覓富在荒年梁孝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荆州之

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自紹泰太平及永定中聖朝草創爾時州州自帝郡郡稱王天下干戈尚無條序兼以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之實難得黃紙之板易營假以官榮代於錢絹義在撫綏無計多少又有非舊非勳非地非才詐節將而求官因時人以冒位貴官既賤皆為清顯故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四軍五校車載斗量豈是明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王上體

成王之風太傅弘周公之德西羌北狄畏我王
威時既清矣時既平矣何可猶作亂世意而覓
非分之官耶凡人所以稱屈滯者身己不無才
能官又不及父祖旣是明時可以於邑所見諸
君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踰高懷若周梁朝朱
領軍等並爲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此天子所
用非關選序舊章泰有尚書府令趙高直爲丞相
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爲丞相此復可爲例耶
僕七十之歲朝思夕計並願與諸賢爲眞善知

識曾無嫌隙銓可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怨府但
既忝衡流應須紛墨庶其名當無負朝寄耳去
年疾患亦餘氣息不能相答逼作此書所望諸
賢深明鄙意徐君白

同前

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
冑逐其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
王太尉接荆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
使官方窮此紛雜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

息亦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
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存撫接無計多
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
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令衣冠禮樂日富年華
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
猶言大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异亦爲
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
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
悌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

憶宇玄保此則淸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爲丞相此復可爲例耶旣忝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

答周處士書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天目得肆閑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藝雖復考槃在阿不爲獨宿詎

勞金液唯飲玉泉比夫煑石紛紜終年不爛燒

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寔奠何勞逸之相

懸也又豕有方生亦在天目理當仰禀明師總

斯秘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巖孫泰門人競

投滄海何其樂乎聖朝虛心版築尚想丘園若

彼能赴嘉招便當譴申高命但其人往歲亦望

至京師覩此風神確乎難拔故以忘懷爵祿詎

持犧牲之談高視公卿獨聘蜡蟶之訓所恐有

道三辟公車十徵若斯斯者終當不屈此既然矣

請復詳言昔楚國兩龔同時紓組漢陰二老相攜抱甕兄之幽貞若其鑿坏負石方同形影結綬彈冠無容越楚况乎糞土爽龍韃脉名器已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良以多慼何則賴賜巢父不曾令薦許由商洛園公未聞求徵綺季斯所未喻高懷而躊躇於矛楯也雖遲山何近信更惠芳音如或誠言詎便聞奏第夙勞比劇不復多呈徐君白

周弘讓與徐陵薦方圓書附

吾荷朝恩得安丘壑身名兩泰夫復奚言但
願沐浴堯風遨遊舜日安服飽食以送餘齒
然性靈未能灰弭其間復須友生言晤後來
英俊並出方為時生林谷之中鮮逢退逸惟
趙鄰方圓栖遲天目年過強仕不慕時榮文
史足用學藝優敏中歲暫游宛洛蒙弟識異
其人方儲之胤衣冠未絕雅奉閑逸得性丘
林與吾朋遊積有年歲今復同在巖壑畢志
風雲琴按清商詩題空谷比幽貞道鈌考槃

絕詠貢五履二兩爻無聞方今公旦作輔億兆攸賴激貪懲競儻自圓起弟以搜揚佐世水鏡求賢脫能登此仄陋綸言是屬翹弓遠貢則山谷咸勸足令廉風復振懦夫能立豈不弘哉圓若蒙此旌招未必不鑿坏而逹於廊廟之用脫不能貢然來思而於退讓之道於斯為貴恐弟未究東川人士聯復起予今言吾家上宰之貴無以徵禋萬一此舉脫復入聽少得不負夙心周弘讓白

與章司空昭達書

君自日聖朝受命天下廓清所餘殘兇惟有歐紇南通交管北據衡疑兄弟叔侄盤阻川洞百越之賮不供王府萬里之民不由國家明公受脤嚴冬持兵杪歲開冰踐露爇火宵行便屆舍涯乃其神速未騁三略非勞六奇薄交旗鼓仍平醜類自太清之末未定以來所闢疆界不過郡邑令茲赴提二十餘州若較此功庸方茲英力漢之馬援不能爲擬吳之步騭故是相懸況

孫處宗之叛徒正樋盪主耳公私慶快豈可而言且僕一千屯窮妖徒所制五嶺遐夐存亡不測懸懷飲淚破膽復全家荷英恩保其身命餘年仰戴何力能勝今遣主師某馳往稱慶徐君呈

重答朝臣書

老病屬纊不能多說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傅玄見尤於晉代王商取陷於漢朝謹自三緘敬同高命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群賢更申揚

推

薦陸瓚書

新安王文學陸瓚見識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椽缺允膺茲選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

徐僕射集卷之七

陳東海徐陵孝穆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書

報尹義尚書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心想河陽言銅爵而無遠

神游漳水與金鳳而俱翥北使還辱去冬十月

十一日告忽同言叙循環巧制欣慰良深河朔

年芳雖當淹晚白溝浼浼春流已清紫陌依依

長楊稍合體中何如豈無鄉思弟三泰世胄六輔良家文武兼能志懷閎遠谷永之筆無慚古人翕延之功高視前彥而淹留趙魏亟歷寒暄企望鄉關理多悲切聖朝欽明纂曆大拯生民戮巨海之奔鯨殲中原之封豕晉君之說長安遠於日邊揚雄有言交州在於天際則輸賝王府屈滕閭門川洞酋豪彊梁濵海神兵一指率土咸康方當偃伯於靈臺韜戈於武庫變大風於五禮驅蒸民於昌辰物色英聲搜揚俊傑投

竿負鼎馳步若龍巖穴丘園爭趨金馬而弟留河北義等周邵懷此姝才實可傷嗟吾崦嵫既暮容鬢脩然風氣彌留砭藥無補追惟疇昔共備行人室家安危賓禮升降懸壺代哭俱歷春冬移館下箕同茲辛苦鳴蜩抱樹亟見藏冰歸雁銜蘆多經寒食靖言念此如何可忘握訖來書彌其承臉夫以擁腫之木得免因於不才斂袜之中自保由其無用以余鄙陋未友龔生惟歎吾賢不同遽瑗耳若推潸拯溺毋切皇衷逸

翩飄鱗見優機檻所以降尺一之書馳輶軒之
使心期與國必遂還途寧謂親隣更成難請言
尋雅告所及緤因便訪鴻臚幸無淹使聞諸司
寇或有遏俘前歲中流是維同惡燕禽望闕冀
馬臨江裁頓雲羅自披天網京觀之塚宜彰武
功周醜之門方中明罰而聖朝好生惡殺收雷
寢電兵車所獲雖同長萬之來恩澤從容無異
荀罃之禮方之於弟況擬非倫伊昔梁朝共奉
嘉聘張兹大帛虜彼高閎庭奏歌鐘座延儁髦

賓客之叙方於泮階出獄之禽同於君膳正以鄉關阻亂致爾拘留家國隆平義應旋反兒復韓宣屢至牢孔頻還糊爾遲廻豈云隊睦弟遂鍾儀之操對此皇華高厚之詩一何非類關徐麻樂之兒三戰七擒之言此日借予之矛攻子之室彼之使客猶尚不還此於齊都豪門貴戚周行匪例事義糊戀豈與大弟同年而語吾本自凢流以後衰老稍近東岱不奢擊壤之年惟欣堯俗若耶之復長保安臥時思之（若耶至此闕誤）不

棄泰亞宗卿非待侵官天扆但當今茫茫在詠濟濟盈朝才冠卿卿雲智同荀郭文辭富於江海高論泊於雲霄趨走丹墀之門侍奉清規之內弟來欵言至欲附所聞聯類非宜更其多惑若使良有闕二字猶希贈鯉之書郵驛方通復行甚緜之信執筆潸然不知何向

尹義尚與徐僕射陵書附

義尚白漳濱江涘邈若天涯去鴈歸鴻雲甚難寄瞻言鄉國泣珠淚而盈懷寤寐德音仰

煙霞而疾首既而暑往寒來愁雲滿塞河氷
自結非由漢后之軍帥霧悄巖寧假公超之
術霜飄虎踞距知朔野之寒雪覆龍岑徒憶
清江之煖眷言疇昔邈矣遐哉係仰清顏願
常豐勝雍容廊廟時宜匡奏之風偃息康莊
無廢怡神之道義尚望國窮魂繁憂積歲雖
其未覩覺日生年目者謬忝後車陪游上國
曾觀禮樂見季子之知音經奉侍言嗟鄭僑
之博物如筆書愈疾之製碑文妙絕之詞猶

四

貴紙於鄴中尚傳聲於許下逮乎百六之年
仍離再三之酷吉凶禮數綿歷歲時嘗膽茹
辛備同艱險每蒙穹蒼有感大國矜憫以禮
言歸馭驛俱反何期毳毛湮淪墜灑漳濱之
水逸翮摩霄輕託蓬萊之頂信知有幸無幸
見死生之殊倫才與不才驗沈浮之異趣昔
秦歸趙璧還得連城晉失楚材直亡其實自
國祚中絕行李不通等避世於桃源同留寓
于仙嶺每瞻牛候馬想金陵之聖人今覩皇

華鄭有熊之建國賓堯仕舜猶是八才緯武
經文方儔四貴幸甚昔楊朱岐路悲始末之
長離蘇武河梁歎平生之永別雖復音塵可
嗣終隔風雲夢想時通無因覿止依依望楚
寸陰有待百年將半輕生若是命也如何今
車書同軌行李相繼猥荷文移遍賜論及輶
軒既以復命義尚未被哀矜竊以晉楚釋囚
共成親好今乃拘彼求此不亦難乎夫以匹
夫投分猶須坦蕩況兩國二君那宜細計彼

若才如廉樂猶恐不胥禁兵苟非其人爾之
何益然三戰三敗卒成霸伯之功七縱七擒
終使天威之力由此言之彼此如耳徐元直
西蜀之謀士關雲長劉氏之驍將須歸即遣
知叛弗追今之與古何其異趣且二國叶和
長江共有如首如尾可以同覘或貳或猜豈
名脣齒是以隔河分歃君子知其不終衷甲
尋盟春秋貶其行詐伏承聖上欽明英賢佐
輔方知解網之氣用表無偏之化若彼之俘

虜猶且蒙歸此之南冠何辭不遣如其苟相

猜貳信不由衷雖篤親隣義尚何罪不任辛

酸之念輕陳萬一之情伏願仁人少存嘖昔

承閑之便希復開言昔張子餘年誠稱吳王

之賜微躬遺影實仰含弘之仁載筆漣洏罔

知所遲

與李那書

籍甚清徽常懷虛佇山川緬邈河渭像於經星

翹望風流長安遠於朝日青要戒節白露爲霜

君子惟宜福履多豫雍容廊廟獻納便繁茵使
催書馹馬成檄車騎將軍賓客盈座丞相長史
聽對有勞脫惠箋緘慰其翹想吾栖遲茂陵之
下臥病漳水之濱迫以嵢嶮難爲砭藥平生壯
意竊愛篇章忽覩高文載懷勞佇此後殷儀同
至止王人授館用阻班荊常在公筵敬析名作
獲殷公所借陪駕終南入重陽閣詩及荊州大
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並奏能驚趙鞅之
魂輝煥相華時聯安豐之眼山澤晻靄松竹參

差若見三峻之峰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簿盡在清文扶風輦路悉陳華節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為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此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泣望羊碑一詠歌梁之言便掩盈懷之淚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城六道知歸皆踰火宅宜陽之作特會幽衿所覩黃絹之詞彌懷白雲之頌但恨耆闍遠嶽檀特高峰關士羅浮康公懸溜不獲

銘茲雅頌耀彼幽巖循環省覽用忘饑渴握之不置恒如趙璧覩之不足同於玉桃京師長者好事才人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看太學之碑街巷相塡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兩劒尚不俱來韓子雙環必希皆見莫以好龍無別木鴈可嗤載望瓊瑶因之行李金風已勁玉體宜調書不盡言但鬬文槃徐陵頓首

李那答徐陵書附

縈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鐘玄雲觸石又動流

泉之奏朔伊物候且或冥符況乃衿期相志
道術楚齊風馬吳會浮雲行李無因音塵不
嗣殷御正銜命來歸嘉言累札江南橘茂薊
北桑枯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下泰山竹箭
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討吏議
析祥禽平陵孝廉辯訓文豹況復麗藻星鋪
雕文錦縟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
殫表奏久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
之音韻攺河西之俗豈直揚雲藻翰獨留于

金嗣宗文雅惟傳好事僕世傳經術才謝劉
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頗愛雕蟲
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戶牖之間時安筆硯頰
眉雖巧學步非工恒經牧豬之譏屢被陳思
之誚盍逢仲子類君山之鼓琴屢見子將同
本初之車服不謂殷侯虛談成價遂同布鼓
輕響雷門燕石空雕終慙比德楚軍雖拂實
愧棲桐豈若邯鄲舉袖惟聞變曲協律飛塵
必應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遥望歸秦合浦文

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嘿其鳴矣懸豫章之
床置長安之驛厚築墻垣思逢鄭僑之聘工
歌周頌佇奏延陵之樂書繪有復道意無伸

李那頓首

與顧記室書

吾伏事天朝本非舊隸殿下殊恩遠垂薦拔故
常戰戰慄慄甘心痛謹庶其愚老無負明據近
者既居臺轄唯務奉公去年正月十五日尚書
官大朝元凱既集丞郎肅然忽有陳慶之兒陳

䩞若幘簪釘額條布裹頭虜袍通踝胡靴至膝直來即座遍相排抱或坐或立且歌且詠吾即呼舍吏責列不答而走反爲憾恚妄相陷辱至六月初遂作盲書便見誣謗聖朝明鑒悉知虛罔唯云吾取徐樞爲臺郎南司檢問了不窮推承訓劾爲信言致成騷免此事究枉天下所無吾市徐樞宅爲錢四萬任人市估文券歷然不蒙申理見枉虛巧二者樞是故少府卿鱗之子鱗殞身侯景之役又爲西臺所贈兗州左衛官

位甚高未知其子何忝郎署魏晉之前如爲久
遠宋齊以降其例甚多如徐爰阮佃夫之子可
不得郎官耶紀文卿公向璡皆爲列棘豈冗雜
曹郎乎三者樞入身梁朝解褐岳陽王小府墨
曹承聖時爲故敬帝晉安王諷席文墨具存陝
西官爵乃多浮濫更補臺郎不爲勝擢未知何
忽推宅貨官四者徐領軍節度自啓樞爲郎勅
付選序吾既不啓據又不爲選職所可相關止
是得中侯相聞爲是啓而已以此見罪一何寃

濫吾昔在承華是弟所悉行年六十無復儕儔非意餘生忽此誣謗竟有驚於讒說孔將慼於拾塵雖復聖主機明不能悉照殿下德高兩獻風美二南億兆歸心衣冠有托久願通啓披訴聖明伏見軍戎多務所以不敢祈肩弟與吾遊眷亟廻星紀故人如此寧不矜歎耶侍言有便云何且爲啓聞一蒙神鑒照其枉直方殁幽泉無恨灰壤伏覩謁帝承明緒言多次服矜遺老也賜湔濯則殿下前時妄澤匪復偏私遂吳艮

延慮之恩無玉帛所舉之謬吾得方辯武騎末附梁賓雖娩家丞庶呈秋實緣弟深眷故此敬憑千謁非宜益懷悚慨徐陵白

答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儒書其人梁末入北齊

恩報近歲奉使來歸辱彼河清年中告行弃惠以明鏡亟離寒暑雖復時陳梁鶴日兆孫鸞言慰相思及增離眷劉傅三常侍還又承書札銀鉤甚麗玉疏依然開封伸紙破愁為笑素秋方屆溽暑稍闌體中何如善保元吉叢臺之璧少

海之珠何必鄉里所在爲貴卿託身大國既已
積年彼朝英彥理相欽挹方當交辟三命淸宦
兩宮何乃淵然遲有問也吾七十之歲崦嵫已
迫朽老之疾隨年而甚徒懷北邙之切未遂東
都之期牽役承門但有衰頓賢從君政佐佑興
基中舍諶殿中並休宜自別有書問來告勖吾
文章吾自歸來鄉國亟徙炎涼羣課疲朽不無
辭製而應物隨時未曾編錄既承今告輒復搜
檢行人相繼別簡知音但既之新聲全同古樂

正恐多慚於協律致靦於文侯耳燕南趙北迆
角天涯言接未由但以潛欽善敬德中郎並比
境之良遡皇華之上求若可輶軒別當委白君
門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竊聞出家列職猶若虛空在俗籠樊比於牢獄
非但經有明文亦自世間共見僧闍法師覆彼
舟航趣返緇衣之務此爲月下之英奇非久長
之深計何以知然從若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

樂入若方知若中之苦弟子素與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已來亦復不疎夫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決乎逆耳倚見其僻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已成之功深為可惜敬度高懷未解深意將非帷帳之策欲集劉侯形類臥龍擬求葛氏黃石兵法寧可再逢三倂茅廬無由兩遇封爵五等惟見不逢中閤外門難朱易白鳴笳鳳管非有或聞儛女歌姬空勞反覷覓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猶牛角

以此之外何所窺脊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不朝天子下不讓諸侯獨翫世間無爲自在其利一也身無執作之勞口餐香積之飯心不妻妾之務身飾匆摩之衣朝無戢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若俯仰優游寧不樂哉其利二也躬無任重居必方城白壁朱門聖衆致敬夜琴晝瑟是自娛懷曉筆暮詩論情頓足其利三也假使蘇生王路橋化長潸巷吏

門兒何因仰喚寸絹不輸官庫升米不進公倉庫部倉司豈須求及其利四也門前擾擾我且安眠巷裏云云余無驚色家休小大之調門停强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自在其利五也出家無當之僧猶勝在俗之士假使心存殺戮手無斷命之愆窓裏通情決勝灼然矯俗如斯煩垢萬倍勝於白衣一入愛河未沈無出其利六也聽鐘聲而致敬尋香馥以生心朝覩尊儀暮披寶軸剎那之善逐此而生水滴微功漸盈大器

未知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難陳矣假使達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縱令遲寄彈指遂逅低頭形去心留身移意往聞有者得知此貧苦者永無因逅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七也山間樹下故自難期枕石漱流實爲希有猶斯之類不可思議如此者難逢一心人憐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聽勝之因一旦遐心於理邈矣其利八也聞織成之惟見過去之因摛琉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識因識果不以爲愆知福知

報何由作罪上無舟檝交見沒溺之悲下失浮囊則有沉身之患其利九也曠濟群品爲天人之師水陸空行皆所尊貴言必闍黎和上書輒致敬和南遠近嗟詠貴賤顒仰法師今必還轉立戒可驗纔脫袈裟逢人輒稱汝我始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者故自不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薄言稱已榻席懸異從來小得自在便以君爲題封若不屈膝歛手自達無因俯仰承迎未閑合度如此專專何由可與其利十也略言

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寧容具述仰度仁者心居魔境為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細柳何足關懷頰似紅桃詎能長久同衾分枕猶有長信之悲坐臥忘時不免秋胡之怨洛川神女尚復不感東阿世上班姬何關君事夫心者面焉若論繾綣則共氣共心一廻纏綿則連宵厭起法師未通返照安悟貫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嗚呼桂樹遂為豆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淤泥埋沒弟子今日横辭必為法師所

哂世上白衣何嘗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安危
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瓦礫盈路人所不驚
片子黃金萬夫息步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
染俗之法未加何異金擲赤銅銀換鉛錫可悲
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願棄俗事
務息塵勞正念相應行志兩全薄加詳慮更可
思惟惕之在前無勞後恨如弟子算違即十數
年中決知惻惻近即三五歲內空唱如何萬恨
萬悲寧知違及自誤自錯永棄一生乃知斷茲

可續情去難留或若火裏生花可稱希有迷人
知返去道不遠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非是
無智遂爲愚者所迷類似阿難更爲魔之所嬈
猶須承三寶之力制彼群凶豎般若之幢天魔
自欵若此言旨當即便糞棄勿競若不會高懷
幸存深惟耳

與智顗書

陵和南昨預沈儀同法席餐奉甘露無異之乳
衆咸歸伏然正法炬朗諸未悟自慶餘年得逢

妙說尋事諮展此不申心謹和南

又

陵和南注仰之心難可敷具拔公至掌三月二
十日旨用慰積歲傾心爻冷體中何如願一日
康勝山中春夏無餘障惱耳運復存旨弟子二
三年來溘然老至眼耳聾闇心氣昏塞故非復
在人乘去歲第六兒夭喪痛苦成疾由未除愈
適今月中又有哀故頻歲如此窮慮轉深自念
餘生無復能幾無由禮接係仰何言敬重舉公

今還白書不次弟子徐陵和南

又

陵和南放生星閣公家極相隨喜事是援公口具謹不多諮惟遲援公廷出數百里水全其命想如此功德算數無盡隨喜無量此不委諮弟子徐陵和南

五願上智者禪師書

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旣善根微弱貲願力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願不更地

獄三途三願即還人中不高不下處託生四願
道眞出家如法奉戒五願不墮流俗之僧憑此
誓心以篾西暮今書丹款仰乞證明陵和南

徐僕射集卷之八

陳東海徐陵孝穆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序

玉臺新詠序

夌雲槩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

有潁川新市河澗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非直東隣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遥妒且如東隣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游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

新聲於度曲粧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
挿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
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
鳳授曆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競
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
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
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
加以天情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
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

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
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
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旣而椒房
宛轉柘館陰岑絳鶴晨嚴銅蠡晝靜三星未夕
不事懷衾五日猶餘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
多閑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輕身無力
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
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
六箸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

皋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
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暝
寫弄筆晨書撰錄豔歌凡為十卷曾無參於雅
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
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蠖屈之書五
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
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靈飛六甲高擅玉
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既
終朱鳥窗前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緗

緗汞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
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
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臺甲館流詠止
於洞簫孌彼諸姬聊同棄日猗歟彤管麗矣香
奩

碑

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巖巖大柱大矣周山之峰桓桓地軸壯哉崑崙
之阜三光懸而不墜九土鎮以無疆承乾合德

之君則天體元之后所以並咨四鎮咸建五臣
業配蒼祗功成寓縣至於流名雅頌著美風詩
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
使君乎自文照武穆祚土開家濮水盛其衣簪
滎波分其緒秩仁義之道專門美於大梁儒雅
之風司徒重於彊漢自遁人許劭託命於江湖
高士袁忠寄身於交越俱違建安之難獨處衡
山之陽祖天資秀傑世載雄豪卓犖擬於公侯
班佩必於旌鼓父光祿大夫邑里開通德之門

州鄉無抗禮之客自茫茫禹迹赫赫宗周家滅驪戎國亡夷羿我高祖武皇帝迎河圖於漲洎括地象於炎洲南輿涿鹿之師北問共工之罪天生宰輔堯年致白虎之祥神賜英賢殷帝感蒼龍之傑公亦觀時佇聖嘯咤風雲號開黃石之書高詠玄池之野沉吟梁甫自比管仲之才惆悵莘郊又負伊生之歎自羯虜侵華群蠻縱軼後阜桂部之地四戰五達之郊郡境賢豪將謀禦難長者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民星羅霧

集公既膺五聘方啓六覇是驍徒仍開嶺嶠

自大討瀟湘同茲樊鄧下軍違命上策不宣敗

我王師受拘勍盜大陳格于文祖咸秩具神率

土依風群靈與夠公亦忠爲令德天纂之謀吳

帳斯開衛門無擁雖復季孫還魯隨武濟河國

慶民歡相儔匪若卽授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

丹陽尹昔光武不尤於馮異穆公深禮於孟明

終報王官之師遂舉咸陽之地斯乃聖主之宏

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皇帝以陶唐啓國致玉

脈於河宗顓頊承家佐金天於江水經綸草昧定鼎之業居多締構權輿斷鼇之功相半固以英聲馳於海外信義感於寰中圭璧攸歸當璧斯在公於是抗表長信淸宮未央從億兆以同心引公卿而定策馳輕軒於軨轎奉侍駕於中都七廟之基於焉永固萬邦之本由此克寧乃復進司空公南徐州刺史於是鎮之以淸靜安之以惠和望杏敎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中可詠春鳩始囀必具籠筐

秋蟀載吟競鳴機杼或肅拜靈祀躬瞻舞雩去

駕擁於風塵還旌阻於飄泳京坻歲積非勞楚

堰之泉倉廩年豐無用泰渠之水雖復東過小

縣夏雨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固

不得同年而語矣若夫聽採民訟昏曉必通召

引軒櫺躬親辨决立受符於前案無留請於後

曹接務高城之中非異甘棠之下欣欣美俗濟

濟都鄽以賈琮郭賀之風行建武永平之化於

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等拜表宮闕請揚茲美

化樹彼高碑民欲天從允彰絲誥銘曰
鬱鬱三象茫茫九州綿天滲沴泱地虔劉赫矣
高祖爰清國讐元勳佐命力牧風侯亦即旋歸
拜家有暉宮亭蠡浦舊趙高飛雷巷勍寇風行
國威文身彼髮作貢來綏我皇纂武攀號東序
謁渭同周迎門惟呂流矢爲暴攙搶斯舉喋喋
蒼黎危危刀俎自我徂征妖氛克平爰驅犬彘
實剪長鯨北震巢浦南俘灌城青羌卷介赤狄
廻兵蹈舞難踰歌謳靡宣曰我黎庶俱祈上玄

山移兩越海變三田公爲上相復倍斯年

廣州刺史歐陽頠德政碑

弱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增殖懿哉少府師儲皇於二京盛矣司徒傳儒宗於九世廣陵邕邕族擅江右渤海赫赫名重洛陽若夫岳鎮龍蟠星懸鶉大衡山誕其高德湘水降其清輝千仞孤標萬頃無度年當小學志冠成童因孝爲心欲仁成禮屯騎府君早棄榮祿易簀之日幾將毀終不杖之言深非過制遺貲巨萬富擬猗頓

裁變槐榆並賑宗戚南茨大麓北眺清湘得性於橘洲之間披書於杏壇之上三冬文史五經縱横頻致嘉招確乎難拔既而帝啓黃樞神亡赤伏天地崩霣川冢沸騰群悍酋豪更爲禍亂朝披羽檄夜炤爟烽浴鐵蔽於山原擬金駭於樓堞公疲兵屢出獨據胡牀勍賊重圍尚凭書几揚灰既散駕棒將揮咸剋凶渠以保衛服常以二主蒙塵三光掩曜出入逾於嘗膽殷憂獨其撫心不治第宅深符去病志梟群醜彌同越

石自禹珪旣錫堯玉已傳物變龜誰風移笙管
商周之際孤竹尚其哀歌曹劉之間蘇子猶其
狂哭況畨禺連帥寔謂宗枝迷我天機自窺梁
鼎以公威名本重遍統前軍乾數難違剥象終
悔高祖來言惟舊彌念奇功即訓皇家深弘朝
綂攬車才至輿櫬已焚祝史祆於夷吾壇㙾延
於廾伯綢繆安樂造次訏謀爰丑豐貂允光金
蟋但八桂之上蠻夷不賓九疑之陽兵凶歲積
以公昔在衡臯深留夙愛仁恩可以懷猛獸威

名可以懼啼兒乃授持節散騎常侍衡州刺史

我皇帝從唐侯以胤國屈啓筮而登家一恭實

祚開定江沔三敗琁衡苞羅湘峽皆中宗屈申

於處仲高祖遺恨於平城漢武承基方通沙塞

晉明紹運裁平姑孰方其盛業緯有光前踐祚

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

州二十州諸軍事宜公乃務是民天敦其分地

火耕水耨彌亘原野賊盜皆偃工賈競臻𨯳米

商鹽盈衢滿肆新垣既築外戶無扃脂脯豪家

鐘鼎爲樂揚祛沔汗振雨流風市有千金之租田多萬箱之詠僧釋慧羨等來朝絳闕備啓丹誠乞於大路康莊式刊豐琰庶獎卿寶鼎復述台司之功傘叟高碑更紀征南之德於是詭開黃素爰登紫泥鑒此誠祈皆如所奏乃詔庸臣爲其銘曰

赫赫宗陳桓桓鼎臣千乘建學五典攸因盛德斯遠公門日新崇高惟岳既甫生申去衛移廣還征自鎮攸攸銅界貌貌金鄉莫遠非督無思

不賓三江靡浪五嶺奚塵式歌式舞仁哉至仁

公其饗福於萬斯春

晉陵太守王勵德政碑

若夫雎陵世傳巳祥載德之華徐州先賢亦著

清風之美偉哉文獻光啓中興郭荎表其深源

何籌懸其遠慶豈惟桓氏之鳴玉張家之珥貂

袁姓之朱衣楊宗之華轂又有攸飛遮列斑局

夾門濯龍俯望緹騎盈道奕世如此何其盛哉

君以藍田美玉大海明珠灼灼美其聲芳英英

照其容彩丰神雅談識量寬和旣有崔琰之鬚
眉非無鄭玄之腰帶爛爛如高巖下電騷騷若
長松褭風勢利無攖於胸襟行藏不槩於懷抱
家門雍睦孝友爲風上友不諂下交不瀆脫貂
救厄情靡矜衒釋馬窮途唯濟危殆至於綱羅
圖籍脂粉藝文學侶挹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絕
出爲仁武將軍晉陵太守五難三晁勤卹有方
間年郅馬鉤距兼設濟北移樹累政之所未治
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一朝明決曾不留滯

四民商販咸用殷阜銘曰

康哉寶運美矣良臣渭自灃水源于洛濱公侯世及宰輔相因曰我民秀山川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學則經笥文爲世珍高風遠矣曠代難倫鼎鉉虛職台階未臻安知霜霰遽天松椿碣石斯表民情旣陳徒然下拜何報陽春

丹陽上庸路碑

在天成象咸池屬於五潢在地成形滄海環於四瀆國險者固其金湯儲蓄者因於轉漕貨財

爲禮專侯會通厥田爲上皆資滲漉大矣哉坎德之爲用也是以握圖之主財以利民御斗之君困之顯教上哉少昊初命水官遯矣高陽爰重寔職舜爲太尉於是九澤載疏禹作司空然後百川咸導闢華山於高掌鑿靈沼於周源莫匪神功皆由聖德我大梁之受天明命勞已濟民有道稱皇無爲曰帝若夫雲雷草創翦商黜夏之勳鑄寶鼎於昆吾安能紀勒陳鴻鐘於豐岳豈易揄揚斯固名言之所絕也及乎膺斯寶

運大拯橫流屈至道於汾陽勞㝅神於藐射聖人作樂簫韶備以九成喆王盡禮春官總於三代豈止金門捋竹玉尺調鐘公帶獻明堂之圖匡衡建后土之議若斯而已乎天降丹鳥既序孝經河出應龍乃私周易若夫固天將聖垂意藝文五色相宣八音繁會不移漏刻纔命口占御紙風飛天章海溢皆紫庭黃竹之詞晨露卿雲之藻漢之兩帝徒有詠歌魏之三祖空云詩賦以爲彭老之敎終沒愛河儒墨之宗方難火

宅豈如五詩八會之殊文天上人中之妙典雪山羅漢爭造論門鷲嶺名僧俱傳經藏香象之力持所未勝秋兔之毫書而莫盡忠信爲寶襪所免於白駒明德惟馨山川舍於騂犢至如月離金虎涅槃石牛蒼蔚朝興滂滀晚注而清蹕纔動纖羅不摇高閈將臨油雲自斷陽烏馭日寧懼武貢之弓飛雨彌天無待期門之蓋震維畢德非曰尚年若發居酆猶莊在漢濤如白馬既礙廣陵之江山曰金牛孰辨梅湖之路專州

典郝青皃赤馬之舡皇子天孫鳴鳳飛龍之乘莫不欣斯利涉玩此脩渠乍擁節而長歌乃樅金而鳴籟斯實曠世之奇功無疆之鴻烈者也

銘曰

后王降德于衆兆民高文象緯妙義幾神業冠遷夏功踰八桊時惟大畜象及同人慧雨方霤禪枝獨春帝德惟厚皇恩甚深覲乎禹迹見我堯心